

笔走心缘

庄稼地,是旷野的花冠

□ 丁惠忠

一年起始,严寒隐蔽身后。此时,我最期盼春天来到人间,春的美意如水墨画一般渐次涂抹一笔笔暖色调。倘若没有这个铺垫,倒着实有些无趣,哪里谈得上后面季节的瑰丽和果实。

那天,经过前哨农场北沿路段,车窗外,我透过马路行道树瞥见一块块油菜田,悠悠地铺展着数千亩一片明黄色,特别耀眼,映照远方。我停车走人田边凝眸,竟是暮春与初夏之间晚油菜花,花期正盛,以浩大的姿态箝紧春天似的。

已过立夏,小田小野的杂花开开了,接替的是夏荷、茉莉、睡莲、蔷薇、栀子花——我想说的非草本植物,在此遇见,便悦纳这片乡土滋养出的庄稼地穗花。我掏出手机打开摄影镜头,将这片穗花留下来。

晚上,我将开阔的油菜地,明艳的菜花,葱绿的杉树林,还有几张涨潮的河泊图,一并发到微信朋友圈,并写下一句话:“……满目是画,一幅幅装在旷野里,那么洁净与美。”这是我家乡崇明的土地,被称为花岛,概括地说在于旷野之美。

这座孤悬水流中间地带的岛屿,是粗犷的,未经人工雕琢,古老的泥土全来自原始的长江,一路被江水裹挟冲刷至下游,经千百年淘洗、沉淀,海洋退却了,入海口一片片滩涂慢慢形成大地。大部分土地至今未被混凝土覆盖,地脉气息充沛。得长江恩赐,沙滩地变成了绿洲。祖父这一辈种田人最臣服脚下这片田地,硬生生将盐碱地种熟了,也摸透了土地的脾气,玉米、麦子、黄豆、水稻等农作物,哪一季耕种,移栽、浇水、上肥那些环节不敢有半点马虎,必须把土地“哄”开心了,庄稼地像镶嵌在岛屿上一道璀璨的花冠,自会给侍候的人饭吃。老一辈种田人用尽一生,种活了自己,也种活了一家子人的命。“欲戴其冠,必承其重”,才留得一方繁茂的庄稼地。

我在外工作几十年,每一次踏上这块土地,心中不由得生起一番感慨,感觉自己被生活移栽到别处的一株庄稼,回归到温软的老巢。恍惚间又想起假如未曾离开过岛屿,像我的祖辈成为岛上种田人,然后老去,在埋在地下之前,会对亲人说些什么呢?说实话,我回答不了。但是,我多少目睹了生活中存有各种可能性,始终在发生新的变化。

籍此,我有了回望的勇气。平常

我从市区走G40长江隧桥回小镇,远望隔道行驶最勤的是盛载着农作物、水产品、菜篮子等车,频频驶向城市,便知这块土地上依然是庄稼遍野,穗花飘香,有千年农耕文明的传承。我被父母栽种在他们守了一辈子的庄稼地上,后来我像一颗粮食运到了城市,内心始终拥有一片乡土。所以,我连做梦一直有这方热土的烟火,盈盈的溢出无数个长夜,游荡在生活周围。回城上班后,我老想着那块晚油菜花田总有一天会褪去金黄色,主杆斜逸的枝丫上密集的花,等花一落都会结荚,一串串的青荚里鼓胀油菜籽,由外表碧青转淡绿,再到枯干色,荚壳里的籽粒渐渐变成了黑色,油菜便成熟了。

忆起退休返乡定居的晓依哥,他有一次跟我聊起昔日待在村庄的岁月。时序进入大暑天,要收割油菜了。在凌晨,露水湿润着油菜秆,抑或等热量泻去,晚霞时隐时现,这时他跟着家人带上两把镰刀走进油菜地,一把镰刀割钝了换另一把,也不可太咧咧地挥镰,会震得部分熟透的籽荚开裂。油菜秆割倒后,暴晒几日,整棵秆枝晒得像柴草一样干黄时,便在太阳底下铺上一块大篷布,将一捧捧油菜秆堆拢,一层压一层似一座小山。晓依哥说,此时,在上面打滚扑腾,有多少力尽管使,还用木棒、铁器敲打,将油菜籽从荚壳里削出来。

活干完,差不多总要到傍晚。有时田块大,要忙到夜空出来了星星,才拉着装满一平板车的油菜籽回家。电灯光下,晓依哥一家人彼此盯一眼像染过墨的面孔,开出了一朵朵黑牡丹。但人实在太累,没有取笑逗乐的劲了。

因此,我觉得当时夏收的情形,每一个场景里都有负重的身影,无尽的劳累。在丰收的果实面前,又自有一种朴素而高贵的美。

入秋后,表姐也一天都闲不住了。逢周末,我会抽空到村庄去看她。晨曦初现,她跑去水稻田察看,穗头还是直立的,被稻叶浅浅地紧裹着。又很容易分辨出一株株散在稻丛中的稗草,瞧它长势旺,东一撮西一把高耸于稻秆。这种“坏草”最欺水稻,周围的营养被它吸收,待水稻成熟,稻谷瘪了。她被惹恼了,赶紧穿上高筒雨靴跨入稻田淤泥,精准地将稗子拔

除。几垄田地寻一圈,干掉稗草,衣衫早已湿透。而沟沿上,堆起了一个个稗草垛,将被烈日晒死。

此后,她几乎每天去一趟水稻田,查看一番成熟度。未了,不再灌溉,田畈逐日干了。其实,她种了四十多年庄稼,知道哪个时间节点,稻的穗头裂开,毛绒绒的穗花盛放了,穗花一谢,结了稻谷,稻穗沉甸甸地弯下来,在太阳映照下铺满金灿灿的光泽。

这时候,表姐最盼望风调雨顺,她家水稻田与村里人家一样变成粮囤。夜变长,秋深了,就要开镰收割。她念叨过一句颇有意思的话,我一直记得。她说,秋收时,心里长满了庄稼。

我理解表姐,秋熟最忙,赴在田地里劳碌。庄稼地本身,在我看来就是一株株花朵,花开花谢才有一年的好收成。而表姐的心,此刻便开出了花。

但我会又想,除了耕耘者自己栉风沐雨、流下汗水,还有多少人看得到稼穡,看得到农民一个个季节的艰辛付出?!

当捧起一碗米饭,挟一筷用菜籽油烹制的菜肴,撕一块小麦粉做的面包——小时候,父母见我掉一粒米饭,剔下一叶老菜皮,总被骂上几句。是啊,那会儿哪里想得起庄稼地后面这群人,尤其难以用心地去窥见农作物的生长和成熟。

也难怪,到了我的女儿这一代人,离开乡土久了,有可能乡情在某个阶段被时间磨损变得淡薄了。那些出生城市的人,对村庄和庄稼本来就陌生,偶尔看到描绘乡土的文字会心有所动,频频感触,那是一种生活催生的另一种命运。

我相信终究有一天,待他们回到乡土一处旧居,见风物叠叠,回眸祖、父辈的过去,面对岁月藏下的点滴往事,在成长中岂能不触景生情呢。

也许,哪天遇到一处浩荡的大地,一条壮丽的河泊,一段伟岸的大堤,感怀山水景色的美妙,在意大自然之美。仅此而已,那还谈不上有多大偏差。要我说,假如多一份怜恤他人的胸襟,怀揣感恩之心,常去看看乡土上的庄稼地,沾上一点儿泥土,出一身混合穗花香的汗水,更能体会到足迹下旷野的力量。

旷野之美,我想应包含大地的豪迈和人的心灵的相契。乡土上的庄稼地,那是旷野盛开的花冠,我忖度可以同时种在人的心田里。



《睡莲》(油画) 黄阿忠

凋零于盛开之时

□ 北风

花,是众人所喜欢的。它是种子植物的有性繁殖器官,有各种颜色,有的长得很艳丽,有香味。老早人家,阶前屋后种花卉的不少,所种植的果树,开花兼结果,观花和摘果一举两得。现在的社会,可以进一步满足人们赏花的愿望,成片成片的农田变作花田的也有,花汇成海,可以让人遨游其中。观花赏花,最好自然是在花朵盛开时候。此刻,花瓣最舒展,花色最鲜艳,花香最浓烈,花蕊最吸引粉蝶。只是于花而言,盛开便是凋谢的开始。花儿凋落,人们也会自会由面向而转为背对,然后期望下次盛开。

不少果实,成熟了自会变作鲜艳,或金黄,或鲜红,或深紫,或斑斓,说也说不尽。还香,各种各样的香味,更难以形容。果实,比如崇明人说的“果树”的果实,成熟了会怎么样?我的一位学问做得很深的学长,爱花,也爱梅子。他家里种了几棵梅树,自己却从来不上树采摘,说,梅子熟透了,会得自己脱落。还说,掉落在地上的梅子,黄,酥,才好吃,做梅酱才发光。学长

研究的学问中有一门哲学,他领悟果实掉落于成熟之时,成熟了就掉落了,因此不用采摘。

人称为老人,年龄称作老龄,多以六十岁为界限。人的老龄阶段,看表面全身上下样样开始老化,但是,论经验,论认识,论心智,论学问,是一生之中最为成熟的阶段。此间的某种情况,几乎可以反映于我们每一个人。崇明话说,“少年木匠老郎中”,是讲做木匠要用气力宜年轻,而中医需要不断积累经验,越老则越神。就知识领域而言,又岂止郎中,比如我们见到许多科学技术工作者,终生研究不停,而且越老成果越辉煌。只是自然规律无可抗拒,人生这一场大戏,常常收场于事业巅峰之际。

花凋零于盛开之时,果掉落于成熟之时,人收场于巅峰之时,哲学世界里,事和人都如此哲学。



悠悠往事

爷爷是个油漆匠

□ 崔立

大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爷爷回到崇明岛做油漆匠,是在提前退休了上海的工作后。当时50来岁的爷爷,纯粹是去搭把手。亲戚家儿子要结婚,经济又不富裕,好不容易请木匠打好了几批木质家具,又请不起油漆工,便自个儿买来漆面所需的涂料和工具。

爷爷当时漆的是五斗橱。先是打磨,爷爷用从粗到细的砂纸反复打磨其表面。爷爷干得认真,眼睛几乎一眨不眨的。打磨完毕,上底漆,爷爷涂得认真,连家具各个接口的位置也不放过,说起来那些还都是盲区。但对爷爷来说,没有盲区,也不能有盲区。待底漆干透,用砂纸打磨表面,用调配好的腻子填补钉眼、缝隙等地方,再砂纸打磨,这才是上涂料。爷爷每一步都是精细到了极点。

那个亲戚后来惊讶地发现,爷爷的这个做工,细致度和质量堪比油漆匠呀。一眼看过去,没有任何的毛糙和凹凸不平,都能映照出清晰的人影了。

亲戚说:“哥,你这是把八级钳工的水平,都用上了。”

爷爷就笑了笑。在上海的大厂里,爷爷干到了八级钳工,这是众人皆知的。其实,爷爷在给亲戚家干活前,还偷偷去别处看,又认真琢磨了好几天。这也是爷爷以前在厂里干活时,养成的习惯。

完全是无心插柳成荫。爷爷就此干出了口碑,开始是一两家,后来是越来越多的人来找爷爷。每一家都非常认可,都说爷爷这个活儿,不赖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正是崇明岛各家大造楼房的阶段,也是油漆匠最忙碌的

时代,本来农村就有油漆匠,他们一开始是嫉妒爷爷的。最后,他们选择拉爷爷“入伙”,说单干不如群干,你一个人也忙不过来。爷爷提了一个要求:“质量必须按我的标准,不然马上散伙。”他们同意了。因为爷爷做得精细,又负责任,很快成了领头人。主人家给他们结算工钱,有时会给爷爷多一点,爷爷拿了,会匀给其他人,说:“大家干得一样好。”那几个人就都很信服。碰到需要让掉点钱的,爷爷也爽快,说:“那就让一点吧。”让的钱,都是从爷爷那份钱里让的。爷爷说:“没关系,我有退休工资呢。”

那时爷爷的退休工资倒是不低。邻居家的儿子找不到活儿干,邻居带他上门,让他拜爷爷为师,去做油漆匠。爷爷问:“能吃苦吗?”小伙说:“能。”爷爷说,先干几天,干不好就回家。奶奶亲戚家也找上门,请爷爷带他们儿子也去干油漆匠。爷爷好商量,一个是带,两个也是带,正好那些天活儿接了不少。爷爷也答应了。

爷爷这一干就是十几年,活儿遍布附近的几个乡镇。后来一提爷爷的名字,好多人都会马上反应过来,说:“哦,是那个干活认真、很好说话的油漆匠崔师傅吗?”爷爷这批油漆匠,最多的时候,有近十人;最少的时候,也有四五人。

爷爷是在2005年离开的。出殡那天,下了好大的一场雨。但送别他的队伍,还是排了好长好长。许多是爷爷干过活儿的主人家,还有他的工友他的徒弟们,都从各处赶来,一定要送爷爷最后一程。

心香一束

听雨

□ 叶振环

有一种声音,它像夏天的微风,吹拂着我的心弦;它像山涧的清泉,滋润着我的灵魂。这就是雨声,这就是大自然的旋律,这就是生命的呼唤。直到现在为止,我总觉得听雨比看雨开心。

我喜欢听雨。小时候,春夏秋冬的雨声我都喜欢听。那可不是苏联著名文学家高尔基在散文《海燕》中“来得再猛烈些吧”的暴风雨。说实话,真正猛烈的暴风雨我也很害怕。记得小时候家里清贫,一家四口挤在仅有的一间半破房内,每临台风或稍微大一点的风雨,一家人半夜就要起来四处忙活,将锅碗瓢盆都“动员”起来接水,因为外面下大雨家里下小雨。但对一般的雨而言,我竟然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喜悦。有时当听见屋顶上、“明瓦”(屋顶上一个不太大的固定天窗)上和门窗上叮叮咚咚响起雨声时,我的大脑里常常盘算着今天可否让家长向老师请假的美事,当然决定权

在一言九鼎的父亲那里,见父亲犹豫不决时,我就故意用手捂着肚子……如此这般的“小把戏”有时立马起作用,竟然瞒天过海把父亲蒙骗了,躲学很快宣告成功!

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的改善,我似乎更加喜欢听雨。因为在雨中,我可以放下心中的烦恼,让思绪随着雨的节奏飞翔。仔细想想,其实雨声是不同的。

家乡崇明岛的雨,先是沙沙的,继而哗哗的,雨点打在芦苇上,芦苇便低了头,显出很驯良的样子。岛上的雨总是带着咸腥气,夹杂着江风。农人们不以为意,仍旧弓着背在田里劳作,雨水顺着斗笠和蓑衣边缘淌下,在泥土上砸出一个个小坑。

昔时服役所在地旅顺军港的雨却是另一种脾气。那里的雨来得急,去得也快,豆大的雨点砸在军舰的铁甲上,叮叮当当,如同擂鼓。水兵们早已习惯,任凭雨水在帽檐上汇成细流,依旧挺立如松。雨中的军港肃穆而沉

默,只有海浪拍打码头的声音,与雨声混在一处,分不清彼此。

转业至今居住地在上海黄浦江畔,这里的雨最是缠绵。先是雾一般的雨丝,轻轻柔柔地笼罩着外滩的万国建筑,将那些花岗岩的轮廓晕染得模糊了。渐渐地,雷声伴着雨声,在黄浦江上空炸裂,倾盆大雨打在水面上,激起无数细小的水花。江上的轮船拉响汽笛,声音穿过雨幕,显得格外沉闷。行人匆匆撑起伞来,黑压压的一片。

雨本是无情物,偏是听雨的人,总爱生出许多感慨来。雨水冲刷着记忆,将往事泡得发白,最终只剩下几个零星的片段,在脑海中浮沉。听雨,是一种心灵的洗涤,是一种生活的感悟。在雨声中,我可以找到自己的平静,找到生活的诗意与韵味。每一场雨都是一次生命的礼赞,每一滴雨声都是一次与心灵的对话。在雨声中,我找到了自己,找到了生活。